

钱币界名人逸事

马传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马传德 著

钱锺书名人逸事

康寅初夏年明

马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币界名人逸事/马传德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208 - 09348 - 5

I. ①钱… II. ①马… III. ①古钱(考古)—收藏家—生平事迹—上海市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3239 号

责任编辑 龚维才

装帧设计 甘晓培

封面摄影 项 昶

扉页题字 朱卓鹏

钱币界名人逸事

马传德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37,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250

ISBN 978 - 7 - 208 - 09348 - 5/K · 1689

定价 32.00 元

序 一

掌声又响起

丁介文

《钱币界名人逸事》一书，是写马定祥伯父和传德兄父子两代与各位钱币收藏名家之间的泉谊及友情。因传德兄亲历其境，亲聆其教，这些鲜为公众所知的收藏点滴及生活趣闻，读来令人感觉格外亲切温馨。本书的可贵，不仅留传了20世纪40年代泉坛蓬勃风云的史料，更着墨于每一位名家的特质、性格、胸襟及抱负，为后人记录了中国现代钱币界名人的真实面貌。

我非常荣幸能一一拜读收录诸位收藏名家的《钱币界名人逸事》，传德兄娓娓道来，极其生活化的叙述，对往事细节的追忆，生动感人，情透笔端，神跃纸面。当年上海泉坛的一群风雅文士，热爱古物，追求真理，据理力争，当仁不让，而又不损私交的君子风度，一幕幕情景，如在眼前。

马定祥伯父是本书的核心人物，他和诸位先贤，竭诚推进中国的钱币事业，爱“钱”轻财，研究切磋，在“泉学泉德泉谊”的领域里，广结善缘，终生不渝。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质朴自然，处世泰然，是追古求真的儒商雅士，也是认真努力，心怀中国，放眼世界的开路先锋。

他们是童心未泯的性情中人，王亢元先生虽有家财万贯，却喜步行一站车程，只为了节省3分钱的公交车票资。然而，他又会不惜以洋房换取一枚心爱的钱币；更将其价值连城的珍稀藏品捐献给国家。王先生的行为，看似怪异可笑，匪夷所思，其实这正表明他的纯朴可爱，一片赤子之心。

他们讲义气，冒着遭受牵连的风险，罗伯昭先生等联名上书营救杨成麒先生，使其免于发配大西北。不久之后，在“熔炼之灾”期间，杨

先生抢救了许多险些临炉熔化的青铜器和古钱。可见只有保护了人才，才能保存国家的珍宝。

孙鼎先生的爱国情操，更是可歌可泣。他在“文革”期间备受羞辱之后，只是淡然一笑置之。令人感到笑中有泪，辛酸无奈。而李荫轩先生在面对红卫兵抄家、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毅然力保文物珍品，不让受到摧毁！

以上仅举数例而已，芸芸众生，任何人都无法扭转大环境中发生的灾祸。有的人在灾祸里消失，有的人却愈挫愈勇，保住一星火种，从灰烬中复燃。而泉坛前辈们在大时代的动乱悲欢之后，依然是赤胆忠魂，爱国爱民。其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凛然风骨，令人肃然起敬。

与传德兄初识于1987年，他莅临新泽西州舍下，和家母丁张弓良欢叙。他们两人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不时提及马定祥伯父和舅舅张璜，眉飞色舞，开怀大笑。

及后的二十余年，传德兄一直和我们保持联络，曾数访加州和家母及家兄介仁会晤。由于传德兄热心的推荐，家母丁张弓良收藏的军用钞票，在北京中国嘉德公司的专场拍卖会，曾创下历史性的纪录。

马定祥伯父，我的舅舅张璜，我的母亲丁张弓良，都是杭州人。在中国大陆以及香港、台湾三地的钱币界曾执牛耳。他们三人，惺惺相惜，情谊互赏，不因时空之隔而稍减其意，留下了亦师、亦友、亦亲的泉坛佳话。

马老伯等一群前辈，种植了一棵树，眼见其枝叶繁茂，蓓蕾初绽，却凌风霜而萎。传德兄继其后，使枯树复萌新芽，开花结果，指日可待。

传德兄以其契而不舍的毅力，收集资料，务求详实，努力不懈著成此书。全书情节逼真，叙事传神，令人感动泣然。我这个钱币事业的外行尚且如此，泉坛同好读之，应倍感亲切，平添一份特殊感怀，戚然共鸣！

两岸三地的泉坛名家们，生前许多未达的心愿，通过本书的出版，如今他们是真正的重聚一堂，再现把盏言欢，赏心品宝的昔日形象，永不分离了！

任何收藏者，最初仅是单纯的满足一己之爱，希望藏品既丰富又珍

稀。进而对藏品认真研讨深究，著书立论，终成名家。钱币收藏家们的藏品，在满足私自喜爱之外，更是历史文物的保存与流传。因此，他们狭义的爱好的，无意间延伸为广义的史证史料史实的依据。

他们像银河里的星辰，黑暗之后，始放光芒。唯其精神的不朽，方可永垂千古。让我们再次起立为泉坛大师先贤鼓掌。感谢他们在浊世滔滔中，为中国文化引来一股清流。

写于美国新泽西州

2010 年 5 月 9 日

序 二

往事不应被忘记

朱卓鹏

往事就是远近大小不一的历史。我们不一定知晓战国时期人才辈出、百花齐放的境况，但可能留住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依稀印象。当时民族经济得到发展，文化艺术也趁势繁荣。于是我们目不暇接地拥有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等一大批灿若星汉的大师群。从文学、戏剧、电影到绘画、书法、文物考古、收藏鉴赏，出现了一个至今仍然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鼎盛期。那些往事故人虽都成了历史，总也是我们曾经的拥有。空虚烦躁时，回味那些经典，能获得愉悦和安慰，因为我们的文化先前确实阔绰过。

我除了爱好文学、书法，还热衷于收藏古玩，尤其是历代古钱币。三十年前，我和几位师弟一同拜钱币学大师马定祥先生为师。马老对古钱、金银币、纸钞、铜圆四大门类皆精通，收藏巨富，是位国宝级专家。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泉币学社”十几位元老中最年轻的一位。

了解往事，我们对中国泉币学社的那代人，总会有一种肃然起敬之感。主要不是在于他们多数是些富有的银行家和实业家，不惜大把金条、成袋银圆去购藏钱币，而在于他们的文化精神。今天我们能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看到馆藏系统的珍贵古钱，正是要感谢这代泉坛前贤所作的贡献，更可感受他们留下的文化精神。

日寇侵华期间，泉币学社主办的《泉币》杂志在铁蹄下坚持发行，一期未停。同仁们怀着“骨鲠在喉”的愤郁之气，没有一文钱政府拨款，全靠泉家们自己出资维持，他们只有一个信念，守住民族文化灵魂。

变幻莫测的历代古钱，每一枚都综合牵涉特定历史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因而研究古钱币，有别于一般的收藏，需具备相应的知识修养。翻开当年的数十期《泉币》和《古泉学》期刊，我们读到的

都不会是花俏冗长的滥文章，而全都是极其简短精辟、言之成理的文字，那真是一代真诚不诌的好文风。一目了然，大师们个个都具备深厚的国学基础，反映出他们所崇尚的学风。我还特意注意到，他们全部写得一手好书法，罗伯昭、方药雨、郑家相、戴葆庭、王荫嘉、孙鼎、马定祥、张絅伯、彭信威、张宗儒、缪继珊等等，各自笔有所宗，功底深厚，绝无流俗之气。

当年泉坛名家们开例会交流时，一旦意见分歧，每每争得声嘶力竭，面红耳赤，但一俟有谁说准了道理，其他所有的人便立即点头称道。有一次，张絅伯看了戴葆庭的《珍泉集拓》上的一枚文字难识的圜钱拓片，认为必假无疑，并毫不留情地作了“徒为本册之累”的批题。后来他在张叔驯处细审实物，并听郑家相释读钱文后，恍然大悟，再题时坦荡自责：“所评甚妄，曷为更正，以志吾过。”不久又作第三次题写：“有眼不识泰山，惭愧，惭愧！”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是个“爱钱如命”的人，他极度心仪方地山匿藏的“招纳信宝”，高价求让未成，就想借来把玩些日子，信中提出愿以“重一两十三铢”及另两枚珍钱作抵押，结果方地山还是没有借给他。

王亢元专喜收藏中国近代金银币，常到马定祥的“祥和泉币社”来购买他所需求的珍品。他还收藏古籍善本与名碑旧拓。他以得宝为乐，不惜重金，从不讨价还价。但是，坐电车回家，因为车票要7分钱，他总是先走一站再乘，车票只要4分钱了。他的父亲王禹卿是个大资本家，家财万贯，身为独子的小开，如此懂得生活的深浅。

在人欲横流的年代里，人们一样要图名谋利，却大抵持有基本的操守，对自身有着挥之不去的人品要求。有“泉坛绅士”之誉的机制币收藏家张璜，不但是银铜币的鉴赏大家，还是赌场上令人生畏的高手。他对博奕转盘的机械原理和运转规律有精到的研究，但他认为参与的目的是娱乐，不是靠赌技高明让他人大把输钱，所以他从来不下大赌注。

当年马定祥先生曾让我们弟子们接触过大量的钱币珍品。记得有一枚四川当三十铜圆，旧气入骨，神韵十足，我们都爱不释手。不料马老却说这是一枚赝品，还告诉我们是何年何人的仿制。我们说：“您不讲出来谁能知道？这可是件昂贵的东西！”马老说：“不能为了藏品丢了人

品，做学问，必须一是一，二是二，不可掺假。”

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早就在他的回忆录里说过：“如果从死者的灵魂里没有得到再生的财富，那么历史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再也不能肆意歪曲罗曼·罗兰的那句名言了。我们需要的正是记住历史，记住往事，继承故人们灵魂里真正的财富。忙碌的我们，如果能想得远一点，完全可以自我调整，意识到往事真的不应被忘记。尽管往事也有正面典范和反面教训之分，却都是今天的财富。记取它们，并不只是义务，还是更深层的利益。

然而，仅就古玩收藏而言，说实在的，今天我们有些招摇过市的“行家”，不过都是些井底之蛙，平时上手的只是些一般东西，而老祖宗们的许多极其伟大的创造，不仅从来就没有机会看到、摸到，恐怕连想象力也还缺乏。一位已过世的文博界权威人士曾语重心长地对青年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搞文博专业就什么都见识到了，其实大量惊人的好东西都在那些从不露面的大藏家们的手里，比较起来我们不能望其项背，我们有太多的知识要老老实实地去学，为我们民族文化多做些实事，浅薄浮躁要不得！”

我们不妨设想一些议题：最早的孔夫子画像画于何时？谁画的？《五牛图》会不会只是写生稿？会不会另有群牛图稿？历史博物馆藏的那把供春壶真是供春手制品吗？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件汉代玉辟邪是汉代真品吗？我国古代的铸剑水平究竟精湛到什么程度？宋龙泉窑的大器能有多大多精？北宋白釉官窑瓷除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件残件，是否还会有完整的？宋五大名窑器及元青花瓷，真是“专家”们规定的那些存世量吗？那颗吕后“皇后之玺”称得上国宝？善得让我们意想不到的“善本”典籍是否存在？“明四家”紫砂器果真没有可以认定的实物？甲骨文除商代安阳的那种，以及前几年山东发现的另一种，还有没有其他的？先秦漆器上会不会出现壮阔的生活场面？假如存在古代名窑制瓷秘籍，今天“如法炮制”得了吗？“神工不可仿，天工更不可仿”是什么意思？有太多的议题，有识之士们在等待可议、畅议的那一天。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古玩市场中一些唯利是图的商家和滥竽充数的所谓“专家”，他们操控“培训”、“鉴定”、“鉴宝”、“展销”、

“拍卖”等活动，封杀民间珍藏，炒作圈内货物，损害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他们和马定祥先生等老一辈收藏家、鉴赏家的崇高人格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了解中国现代大收藏家、大鉴赏家的昔日往事，就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马定祥先生的次子传德君，多年来辛勤编著出版了多部钱币文化专著，疲惫不堪，故暂歇专著，打算偶而写些短文遣兴。两年前，我读了他发表的写泉家李伟先、罗伯昭的短篇传记，顿觉眼睛一亮。作为长他一岁的“大师兄”，我怀着一种责任感对他“发声音”——写泉家短篇传记不宜歇手，以这种体例，将已故的泉坛大师们一个个写下去，汇编成书，难为他真的做成了！他感谢我的鼓励，而我更感谢他持之以恒所付出的努力。

我几年前曾在一篇文章里偶然说出“如今是大师消失的年代”的伤感之语，只希望大家能用最真切的文字和最翔实材料，从各个领域将各位大师的精神风采记录下来，我们从中将得到无比丰厚的文化精神遗产。对于往日泉坛前贤的种种故事，传德得天独厚地掌握着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熟悉得可以信口道来，写作此书非他莫属，不写将是他的遗憾。好在传德有一鼓作气、精益求精的精神，要么不做，做了就会追求卓越。转眼间，一部绝不可被遗忘的《钱币界名人逸事》的大作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的书，也是一本激励树立远大人生志向的书。

我们面对中国丰富的钱币文化，必须认真记取往事，重新找回前辈钱币文化开创者身上的传统美德，才有希望弘扬钱币文化，使收藏界更加繁荣。

写于2010年3月6日

序 三

平平淡淡才是真

周 骏

传德兄把近年来写的一些钱币界人物文章结集出版，嘱我为这本集子写个序。以传德兄如今在钱币界的地位，他的书本来是不应该由我来写序的。无奈传德兄再三嘱托，说我比较了解他的写作经历，此文非我莫属，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马传德兄是中国钱币界泰斗级人物马定祥先生的二公子，受其父熏陶，长期耳濡目染，他很早在钱币研究方面就颇有成就。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移居美国，也把中国钱币的研究收藏推到了国际上。不过近十多年来，他则是在中国的时间比在美国多得多，想来是因为作为研究中国钱币的专家，中国的钱币资源之丰富、收藏市场之巨大太有吸引力的缘故吧。

说起来我还是先认识其父马定祥，后来才结识传德兄的。20世纪80年代初《新民晚报》复刊，我在“夜光杯”副刊当编辑。当时马定祥先生历经“文革”磨难刚平反不久，有时给夜光杯写些小稿子，这一来一去，我们便认识了。那时马老和马师母老两口住在上海重庆中路一条石库门弄堂的三楼晒台搭建的亭子间里，日常会客则在底楼后客堂，不过五六个平方米。大名鼎鼎的万拓楼楼主住房如此窘迫，很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那时我下班回家常常顺路到马家小坐片刻，听马老谈天侃地是很有意思的事。老人性格爽朗，兴趣广泛，我不玩钱币，他就聊我熟悉的集邮。马老对灯谜也颇有研究，常会评析“夜光杯”每天刊登的灯谜之优劣。偶尔自己创作一则得意之作，还会像孩子似的“炫耀”一番。

记得有一天傍晚，我聊完天正准备告辞时，一位中年男子进来，马老忙介绍说是二儿子马传德。后来我和马家老老小小三代人都认识，不过还是和传德兄接触交往最多，因为他也喜欢动笔爬格子。当时传德兄

正配合其父撰写《太平天国钱币》一书，这是马老平反后编撰的第一部钱币专著。书出版后，马老和两个儿子还把一批珍贵的太平天国钱币无偿捐赠给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传德兄跟我相熟后，也时常会给《新民晚报》写些钱币方面的稿子。传德兄一直说他写文章的路子受到我的影响，其实我只是跟他说过发表文章是给别人看的，一定要顾及别人的感受。《新民晚报》的读者大多是平民百姓，即便写钱币文章也要讲究趣味性，太专业了就会失去很多读者。不料他果然很上心，写钱币文章都很注重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不像其他人的一些钱币文章过于专业而显得枯燥乏味。他每次写完都要让我提意见，然后反复修改，最后再誊写清楚才交给我。传德兄是搞广告设计出身，当年上海的名牌电视机“飞跃”的商标就是他设计的。对于写作，传德兄虽不是科班出身，但确实很有悟性。尽管他后来写过不少钱币专著，但给报纸写的钱币文章始终保持着浅显易懂、饶有趣味的特色。

这本集子收录的多是传德兄近年写的人物文章，是回忆自己早年陪同父亲与钱币界名流交往的趣闻逸事。传德兄和我都十分欣赏章诒和的文章风格，《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那几本书经常是我们的话题。传德兄这本集子中的文章，显然是受到那几本书的影响，颇有点章诒和的文风：看似平淡中娓娓道来，怎奈掩卷时回味无穷。

马家和千家驹老人的交往当年我就曾听马老和传德兄断断续续说过，如今再看文章倍感亲切。由于马老身体不好，每次都是传德兄陪同前往与千老会面，因此，他写的都是自己的所见所闻，读来让人觉得真实可信。也多亏他好记性，能抓住一些细节，千老嫉恶如仇、耿直坦率的个性跃然纸上。而两位老人的友谊在传德兄的笔下，也描述得栩栩如生。马老是钱币收藏家和鉴定家，他所交往的朋友中最多的也是钱币界的人士。李伟先、罗伯昭、王亢元、李荫轩、孙鼎等人当年都是中国钱币界的重量级人物，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传德兄不仅记叙从父亲口中知道的收藏家，更记叙随父亲与他们交往中自己接触、熟悉的收藏家；不仅描写收藏家在钱币收藏、研究方面鲜为人知的往事，更描写收藏家们日常生活中的趣事，描写走出名流光环的收藏家

的一个凡人侧影。显然，传德兄为写这些人物做了很多的功课，资料可谓翔实。虽然多用白描手法，却更多了几分真实，从一个个侧面反映了那个已十分遥远的年代。因此，文章并不因为写的都是钱币界专业人士而显得单调乏味，而是十分具有可读性。相信对研究中国钱币历史的人士来说，也是极好的背景资料。



序 四

一杯浓郁的茶

杨陆建

清明前夕，传德兄寄来了他的书稿《钱币界名人逸事》，并嘱我为之作序。

书中写的是当代钱币界12位名人的往事。我有幸和传德兄的父亲马定祥先生有过交往，共同做了一些事，并成为忘年交。

当时我在浙江省博物馆工作。记得是1988年11月7日那天，钱币组的陈浩告诉我，马定祥先生有意向家乡博物馆捐献钱币，近日正好在杭州小住。我便前往马先生落脚的亲戚家拜访。马先生很健谈，一口不变的杭州官话，大多围绕着钱币捐献的话题。夫人周士英陪坐一旁，抿嘴而笑，还不时为我们添茶加水，我们都亲切地叫她马奶奶。当时，我心目中的马定祥先生是一位治学精严，擅长钻研，成就享誉海内外的专家；一位待人诚恳，乐于助人，深受钱币界同仁敬仰的尊长。此后，我与马先生时有接触，并逐渐熟识。

1990年5月初，马先生在夫人周士英和长子马咏春陪同下，向浙江省博物馆捐赠了1500余件钱币实物和钱币资料，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5月22日，浙江省博物馆在文澜阁举办“马定祥捐献钱币文物展览”。在展览开幕式上，浙江省文化厅厅长兼浙江省博物馆馆长毛昭晰教授向马先生颁发收藏证、奖状和奖金。马先生当即把奖金捐赠给浙江省博物馆，作为研究钱币、奖掖后学的基金。展览横幅由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年届九十的中国书坛泰斗沙孟海亲笔题写，沙老并亲自参加了开幕式。以后，我陪同马先生一家拜访沙老，沙老还赠送马先生一件亲书墨宝。中国集邮协会副会长张包子俊也亲临开幕式，张老是马先生的好友。在浙江省邮票公司为此展览专发的纪念封上，张老题字：“为老友马定祥先生的捐献而高兴”。尽管张老已九十多岁高龄，但身手矫

健，他可以两手按着扶手，一跃跳上椅子。马先生后来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曾感叹：“要是能像老朋友张包子俊一样健康，该多好啊！可以多写几部书，多做一件事，多教一些人。”此时，他会流露出一种无奈之态，但顷刻间，他即钻入“钱眼”，又变得两眼炯炯，精神抖擞。是啊，为了钱币事业，他“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马定祥捐献钱币文物展览”开幕式结束后，我陪同马先生一行去千岛湖游览。当晚，我请马先生品尝千岛湖鱼头和其他本地菜。席间，我们共同构想了未来，要征集更多的藏品，出更多的书，办更多的展览，培养更多的人才……忽然，马先生用杭州话正色道：“这不是酒桌上说说的，这是要落实的。等传德从美国回来，从一件件事做起来。”那晚，我们相谈甚欢，酒也不免多喝了点。宴罢，“家家扶得醉人归”。

是年冬，传德兄从美国回来，我们一见如故，沟通甚畅，目标一致：弘扬马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钱币事业，使浙江省博物馆在该领域有更大的发展。马先生也非常支持我们的构想，并嘱咐我们要抓紧时间付诸行动。那时，马先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们必须加快工作的步伐。

1991年1月7日，我带领浙江省博物馆的同仁前往上海马先生家。我们在短暂看望马先生后，即投入工作。看着那汗牛充栋的钱币资料，简直不知从何着手。如按规范的清点、登记、交接，根本没有可能。我非常感谢马先生及其家属对我们的信任，同意我们先装箱搬运，待整理后，再造册补办手续。我们装了整整67箱，连夜运往杭州，放入浙江省博物馆文物仓库。钱币组同仁用了6个月时间，才整理完成马先生积六十余年精力收集的全部珍贵钱币资料。计有：中外钱币拓片96460件，钱币照片、底片8690件，钱币善本古籍66部220册，钱币史料245件，钱币书刊1650册，自用印章124方，参考书籍2280册，共109669件。其中绝大部分资料是极为稀有、珍贵的，对促进我国钱币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初步奠定了浙江省博物馆在钱币资料收藏和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

使我感到无比沉痛的是，就在我们从上海运回这批珍贵资料的第三天，1月9日马先生即发病住入上海卢湾区医院。后因医治无效，于1991年3月15日逝世。3月26日下午3时，马定祥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

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我和毛昭晰老师专程从杭州前往。那时，毛老师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他是特地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假来参加马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的。面对马先生的遗体，我没有语言，没有眼泪，唯有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马先生遗像两侧有一副嵌名挽联：“定意报国著书立说捐献集藏功垂千古，祥和持家教子授徒振兴泉学名扬四海。”是马先生弟子朱卓鹏、徐渊等所撰。这是对马先生一生的高度概括、浓缩升华。从楹联艺术角度看，这副挽联写得极工、极精、极有境界。

我是马定祥先生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亲眼目睹了无数雪片似的唁电、唁函、挽联、祭文，那是对一代泉学界宗师的哀思，那是对一位善良长者的怀念，那是生者对逝者的血泪追思之结晶。我顿时萌发了编集《哀挽录》的想法。这一想法得到了咏春、传德兄弟的赞同，并由他们负责装帧设计。《哀挽录》很快就编成了，印了1500册，共收录海内外机构、个人的唁电、唁函、挽联、祭文等约150余件，另附治丧相关的资料。这是一本簿簿的小册子，我捧在手上却感到异样的厚实、沉重。我默默地沉思：唯有多做些工作，以告慰马先生的在天之灵；唯有多做些工作，以继承马先生的未竟事业。

浙江省博物馆和上海造币厂还联合制作了马定祥先生纪念铜章。纪念章限量制作250枚，每枚章边缘均雕刻有阴纹编号。这是第一枚以钱币学家为题材的纪念铜章。今天，这枚纪念章铜随着马先生的英名流播，更显其珍贵。

为了实现马先生的遗愿，在辛亥革命80周年前夕，浙江省博物馆着手筹备“马定祥、丁张弓良珍藏辛亥革命货币展览”，并正式报告浙江省有关部门。丁张弓良女士曾任台北市钱币协会理事长，是一位杰出的钱币收藏家和研究者。我们对此十分重视，因为这样的展览，其意义完全超越了钱币研究和钱币文化交流的范围。遗憾的是，终因当时的种种条件所限，该展览未能办成。

1991年9月23日，浙江省博物馆在杭州之江饭店举行“马定祥先生捐献珍贵钱币资料表彰仪式”。浙江省人民政府向马先生家属颁发了奖状。马先生的重大捐献义举正式公诸于世。为了进一步推动钱币学研究，弘扬丰富中国钱币文化，也为了表彰马先生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他为钱币

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浙江省博物馆成立了以马先生命名的“马定祥中国钱币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也同时举行。

1995年，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浙江省博物馆，我和博物馆工作、钱币文化工作的关系渐渐疏远了。每每忆及此，我常抱憾不已。马定祥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二十年了，但我总感到先生虽逝犹在，因为他是属于我们整个时代的，他的精神永存。

在《钱币界名人逸事》中，传德兄还让我们认识了另外十一位名家，都是他父辈的友人，他们和他们也有过“亲密的接触”，因此，娓娓道来，如见其人。他们未必壮怀激烈，他们也并非十分完美，他们甚至是平淡的。但他们大都爱国、爱人、爱“钱”、爱生活；他们每个人都值得书写、值得阅读、值得怀念、值得思索。而这样的平淡，犹如浓郁的清茶。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杯浓郁的清茶。

在我搁笔的时候，清明已过。今年多雨偏冷，明前龙井茶晚而少。传德兄的《钱币界名人逸事》恰如弥足珍贵的明前龙井，沁人心脾，回味无穷。

我因近来事务烦杂，匆匆成此“急就章”，不知能为序否？

写于2010年清明后